

金陵物语

卢海鸣 邓攀 编

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



金陵物语

卢海鸣 邓攀 编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出版社

the Stories of Jinl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陵物语 / 卢海鸣, 邓攀编. --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533-0483-0

I. ①金… II. ①卢… ②邓… III. ①散文集 - 世界 - 近现代 IV. ①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2335 号

书 名: 金陵物语

作 者: 卢海鸣 邓 攀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 京 出 版 社

社址: 南京市太平门街53号 邮编: 210016

淘宝网店: <http://njpress.taobao.com>

电子信箱: njchs1988@163.com

联系电话: 025-83283871、83283864 (营销) 025-83112257 (编务)

出 版 人: 朱同芳

责任编辑: 谢 微

装帧设计: 王 俊

责任印制: 杨福彬

制 版: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凯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30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3-0483-0

定 价: 68.00元

营销分类: 历史·文学



目 录

- 001 西方人眼中的南京(代序) / [英] 卫周安
- 011 这座都城叫南京 / [意] 利玛窦
- 014 初到南京 / [意] 利玛窦
- 017 南方九省中的南京 / [葡] 曾德昭
- 020 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两访南京 / [荷] 约翰·尼霍夫
- 026 本省第一大城市及其特征和所辖城镇
/[罗] 尼·斯·米列斯库
- 030 致国王忏悔师、本会可敬的拉雪兹神父的信
(1703 年 2 月 15 日于舟山) / [法] 洪若翰
- 035 致富尔斯登堡主教大人的信——城市、建筑物以及中
国最巨大浩繁的工程 / [法] 李明
- 041 英国阿美士德访华使团参观南京
/[英] 克拉克·阿裨尔
- 046 南京简记 / [英] 宾汉
- 049 关于南京及盗塔、明孝陵等古迹的记述
/[英] 柏纳德
- 055 向南京前进 / [英] 利洛

- 060 舰队抵达南京 / [英] 奥特隆尼
- 071 关于1853年11月和12月间访问天京的叙述
/[法] 葛必达
- 077 1854年6月1日法斯就漫游天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给
麦莲的报告 / [美] 法斯
- 083 访问天京的报告 / [英] 慕维廉
- 092 向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报告访问南京的情况
/[英] 巴夏礼
- 098 天京印象 / [英] 宓吉
- 101 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 / [英] 吴士礼
- 117 天京见闻 / [英] 富礼赐
- 144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 [英] 呤喇
- 149 南京传教史 / [法] 史式徽
- 166 金陵机器制造局 / [英] 约翰·汤姆森
- 175 南京的冬天 / [英] 李提摩太
- 179 金陵史地概述 / [法] 方殿华
- 187 大钟 / [法] 保尔·克洛代尔
- 190 陵墓 / [法] 保尔·克洛代尔
- 193 骆博凯家书 / [德] 骆博凯
- 206 金陵游 / [日] 内藤湖南
- 214 中国问题和南京北京 / [日] 内藤湖南
- 216 江南贡院 / [美] 盖洛
- 227 南京 / [日] 中野孤山
- 229 南京之名胜 / [日] 宇野哲人
- 238 从汉口乘船赴南京 / [日] 股野琢
- 242 南京的风景 / [日] 小林爱雄

- 252 中国的宴会 / [日] 小林爱雄
- 257 致爱妻玛沃娜的信 / [法] 谢阁兰
- 261 光复南京 / [英] 端纳
- 268 南京共和政府印象 / [日] 佐原笃介
- 272 致乔·厄·莫里循的信 / [英] 戴·福来萨
- 278 南京 / [英] 狄更生
- 282 南京怀古 / [日] 常盘大定
- 310 南京 / [日] 芥川龙之介
- 319 南京情调 / [日] 青木正儿
- 326 关于国民党政要的报告(1929年2月14日)
/[美] 美国驻南京领事馆
- 333 今日南京 / [美] 柯乐文
- 345 生死场 / [美] 史沫特莱
- 351 南京的现实和梦想 / [美] 史沫特莱
- 358 南京记忆 / [美] 赛珍珠
- 372 南京 / [捷克] 基希
- 383 南京怀旧绝句 / [日] 吉川幸次郎
- 388 中华之都 / [英] 彼得·弗莱明
- 392 拉贝日记 / [德] 约翰·拉贝
- 398 第一个月的回顾(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
13日) / [美] 明妮·魏特琳
- 416 东史郎日记 / [日] 东史郎
- 429 南京一瞥(1937年12月15日) / [美] 贝德士
- 432 栖霞山之行报告(1938年2月16日—17日)
/[美] 约翰·马吉
- 437 南京 / [德] 赫达·莫里逊

- 444 南京与重庆 / [加]切斯特·朗宁
452 南京解放 / [加]切斯特·朗宁
456 南京失陷 / [美]西默·托平
469 后记 / 卢海鸣 邓攀

—— 衛周安，其原名中文直译为乔安娜·韦利—科恩（Joanna Waley-Cohen），英国人。上海纽约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和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自1992年起在纽约大学教授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课程。作为院长，她负责上海纽约大学的教授招聘、教学大纲制订，以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学术领域的发展。衛周安教授曾获剑桥大学中国研究学学士（1974）与硕士学位（1977）、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87），并曾是剑桥大学格顿学院中的一员。她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近代早期中国历史、中国与西方、中国的帝国文化等。她曾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档案与博士后学者奖、纽约大学戈达德与总统学者奖、耶鲁大学奥林军事与战略史学者奖等众多荣誉和奖项。衛周安教授著作颇丰，代表作有《中国的战争文化：帝国与清朝军事》（2006年出版）、《北京的六分仪：中国历史中的世界潮流》（1999年出版）及《清朝中叶的流放：发配新疆，1758—1820》（1991年出版）等。她目前的学术研究课题包括中国人在19世纪的生活方式和近现代的饮食文化史。

西方人眼中的南京（代序）^①

[英] 衛周安

过去4个世纪里（指16至20世纪早期），西方人眼里的南京可以作为当时全中国的象征。在同中国接触的早期，西方人对中国的景仰之情几乎是不加批判的。无论是它的城市、它的先进技术、还是它的文化。但是到了18世纪末，在欧洲复兴、法国和美国大革命的背景下，许多西方人反而认为中国是相当落后的，简而言之“比不上”西方。所以大多数在19世纪早期流行的对中国的描述报道都是反面的，以至于西方人一致从心理上背叛了对中国曾有的崇敬之心。

类似的情形同时也在南京上演。起初西方人对南京的山川形势、建筑艺术，以及它作为一个兴旺发达的制造业和商业中心的地位都抱

^① 本文是她2002年在南京参加学术讨论会时的发言稿。

有深切的崇敬之情，但是，19世纪早期这种状况发生了转变。1842年，第一个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人的不平等条约在南京签订，它标志着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开端，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进一步加剧了中华民族的衰落，南京由此成为中华民族脆弱的象征。几乎是在整整100年之后，1937年间，南京人在侵华日军的屠刀下遭受了凄惨的命运，这是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野蛮的片段之一，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从此南京在西方人的印象中，由一个早期欧洲移民安定生活的殿堂和美丽的景点首先转变为西方霸权之下中国耻辱的象征，并最终沦落为使人感到怜悯、恐怖的地方的代称。

今天，在对南京悠久历史作一简要介绍之后，我将谈及一些著名的外国人对南京的印象。我将首先提及16世纪早期的一个大主教利玛窦；接下来是荷兰的艺术家尼霍夫，他陪同17世纪中期的一个荷兰大使出使清王朝；然后谈到马戛尔尼勋爵，1792年出使清朝的第一个英国大使；而后是1842年签订的声名狼藉的《南京条约》，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对南京的占领，19世纪末期所谓的南京对外通商口岸；最后是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一些幸存者至今仍然健在。

南京一直是中国的战略要地，它控制着长江流域从沿海至内陆的交通以及北京至太湖之滨富饶的鱼米之乡的交通。长江水很早就同南京城内的水道相连，甚至连大型货船都可以入城，因此南京也有着重要的经济地位。

大概是从公元3世纪到6世纪，也就是汉朝灭亡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京承担了超过本来的地方性的职能。因为直到公元6世纪末隋朝统一中国，南京一直是南朝的都城，它统治着大致相当于现今江苏、江西、安徽省的地域范围。六朝时期的帝王风采逐步赋予了南京所拥有的“王气”，换句话说，少有的地理人文品质使得南京成为少数几个可以作为“一国之都”的城市。

南京历史上也成为保护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不受北方少数民族侵犯的一些皇帝的避难所，这样，南京成为中国长期的不间断地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形象的象征。这时南京发展成为主流文化和宗教中心。各个时期著名的诗人、作家、画家、数学家、书法家等都曾在此居住过。唐代大诗人李白醉酒后“欲上九天揽明月”却从船上跌落河中而溺死的著名故事的的确确发生在南京秦淮河畔。这个故事在西方久为传唱。

1368年，南京成为明朝都城之时，已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大都市。洪武年间，大部分居民居住的南京老城得到扩建；新建的宏伟大道横亘城中，当时现存的城墙要么被拆毁，要么同今天仍然存在的环绕老城的规模宏大的城墙合为一体。城墙总长23英里，是现存同类城墙中最长的（北京的城墙总长21英里），高60英尺，厚达25英尺。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体积庞大的防御体，城墙一周由13个雄伟的城门扼守。所有早期到过南京的西方人都论及南京城是如何之大。他们讲到两个在城墙上的骑手一大早从同一个城门往相反的方向疾驰，直到夜幕降临时分才能碰面。

15世纪早期，永乐皇帝决定迁都北京，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对抗蒙古的威胁。从那时起南京就降格为全国的第二大城市，同时继续保持它作为纺织品和手工艺品制造中心的重要地位。

现在我们前进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那时的天主教士，主要是耶稣会会士，在中国创建了国外教会的其中之一。17世纪早期，南京是世界上最为辉煌壮丽的都市中的一个，它有着漫长、宽广、铺筑地面的林荫大道，众多宏伟的石桥、塔和宫殿，也包括那座闻名遐迩的琉璃塔，它们都是在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前刚刚建成的。这组宏伟的纪念性建筑是报恩寺，它统帅全局的塔主体高240英尺，精致的铁顶高60英尺。这座塔用砖石砌筑而成，外面包裹着附近特制的彩色琉璃瓦

片。琉璃塔耗时19年建成。一个螺旋楼梯占据着结构的核心，每层外廊均对外开敞。每天晚上，几百只油灯在屋檐点亮，钟声在微风中叮当作响。这是名闻中外的景致，也是对外国人而言南京的象征。这座坐落于南京城外、毗邻南京南大门的塔是一个俯瞰整个南京城的绝佳视点。正因如此，1856年太平军占领南京时它被摧毁了，因为他们担心朝廷军队正好利用这座塔来监视他们。

1598年夏，第一批传教士中的利玛窦获准参观南京。不幸运的是中日之间的战火又在朝鲜重燃，朝廷通过法令要求逮捕一切可疑的外国人，所以无人敢邀请利玛窦到家里做客，甚至无人敢出租房屋给他住，他自己除了乘坐带篷的色当马车^①作短途旅行外，也不敢在大街上行走。然而，他却可以在炙热的阳光下，乘坐要人掌舵并用篙撑行的闷热的小船如同他写的那样“极为舒适的”在河里消磨漫漫长夏。当军事紧张局面缓和后，一个富贵的中国官员赵克怀便邀请他到他一日骑程的句容乡下住所去住8至10天。利玛窦这么描绘南京：“空气清新、温度适宜、土地肥沃、举止温和、言语优雅。”利玛窦在南京住了两年，开始住在一个刚皈依天主教的商人家里，后来他租住了一栋可容纳8至10个传教士的房子，再后来他花400达克特买下了这栋房子。他成功地避开了这栋房子所带来的一些服务和税收问题，他说服地方官员免除了传教士夜里巡逻和守望的任务。那时南京是除了韶州、南昌以外的三个新传教中心之一，南京有6至10个牧师，无数新教众。新教众越来越多，这些新教众中还有一些人学历很高、很富有。所以这时（1600年左右）南京因为与天主教的紧密联系而为欧洲人所熟知。事实上，从16世纪70年代起，有许多天主教徒被埋葬在南京城外的雨花台。他们来自于葡萄牙、意大利、南斯拉夫和法国等国家。后来他们被众多的美国新教徒联合在一起。然而他们并不仅仅关心宗

① 带篷的色当马车：疑为英文“sedan”（轿子）的音译。下同。编者注。

教，其中有一人着意策划了一次利玛窦亲眼所见的新年庆祝会，像他说的那样：“它消耗掉了足够用于一场延续数年的大规模战争的火药。”这些传教士偶然地印证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性格，他们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是把中国介绍到西方去的最早的一批人之一。

利玛窦死于1610年，6年后在显然嫉妒天主教成功的佛教僧人的支持下，第一次旨在把天主教传教士们排挤出中国的宗教敌视在南京爆发。尽管有像徐光启（他的教堂、图书馆在上海徐家汇依然可见）这样官位显赫的天主教徒出面调停，传教士还是被投入监牢，他们的财产也被充公。他们被押解到广州，后来又被押解到澳门。他们后来从澳门重返中国内地继续传教活动，但是他们恰恰避开了南京。

17世纪40年代，明清更迭之际，满族旗人毁掉了南京明故宫、明朝皇帝陵墓^①，把都城明确立在北京，南京的宫室废墟被搁置了很久，作为满族人强权的符号，也作为给反清复明分子的警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这么做是想通过使人哀悼前朝来表明他们政权的合法性。

17世纪50年代，当荷兰画家尼霍夫陪同一位荷兰大使访问南京时，明故宫依然是一片废墟。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尼霍夫的图像某种程度上是不可信的，据说对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而言那些图像是如此的不相宜，他们就对这些图像做了些“美化”，以迎合荷兰读者的胃口。但是这些图像大体上还是值得引用的，因为它们是如此栩栩如生、如此翔实。它们在西方广为流传，他们对西方人对中国的大体印象尤其是对南京的印象有着深远的影响。

尼霍夫是这么描写南京的普通商铺的：“它们很简陋，没有舒适感和便利性。大多数仅一层高，每个店铺都只有一个出入口、一个吃住

^① 明故宫、明孝陵在明清更迭之际基本保存完好，主要毁于1853—1864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期间清军与太平军的战火。——编者注。

混用的房间。临街的大方洞口就是窗户，窗板就是商品摆放的柜台。窗子用草席遮掩，屋顶铺的是黑瓦，墙是白灰粉刷的。”

1655年，尼霍夫也寄回过一些南京方面的详细描述。他谈到南京最重要的大街有28步宽，中央铺筑方形青石板，两侧铺筑砾石。每100步左右有一个大门，他讲到，大门晚上关闭，每一个这样的邻里由一个守夜人守卫。街道两边住房前面的每一个店铺前都竖立着一个表明店名和业务的金字招牌。牌子旁边是一根直立的长竿，一直高过店铺；长竿上是标明每个店铺所卖商品的各式各样的旗子与横幅。尼霍夫把这些旗子同西方城市常见的店铺符号和业务标记做了对比。

尼霍夫也提供了作为外国人在南京的一些有趣的信息——17世纪40年代朝代更替后到1656年南京仍然是一片狼藉。例如他提到同几个身为官太太的满族妇女交谈的事情。在南京，有一个满族妇女在大街上从她的色当马车上下来好奇地观看荷兰大使的武器、试戴他的帽子。然后她邀请荷兰人到她的家里做客，并把他们介绍给她20岁大的女儿，还给他们奉上了香茶。

其他西方人，主要是传教士，也用感情奔放的词句盛赞南京。这儿有一段在西方广为流传的文字：“南京的宏伟壮丽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只会给人带来甜美的空气、温和的温度。”（马丁尼）1656年，荷兰大使团成员把南京描述为“像天堂的地方：天空朗朗，空气清新，流水清澈，四季温和，清风徐徐，土壤肥沃，我们在这里的旅居生活真的很完美”。甚至是很少说南京好话的约翰·戴维斯（马戛尔尼勋爵在1792—1793年间的大使团成员之一）也很欣赏南京，并且不吝向他的西方读者称赞南京。所以从这一点上讲，西方人总体上对南京有一个很好的印象。

戴维斯和马戛尔尼在他们参见北京皇帝的途中经过南京。就像戴维斯一样，马戛尔尼也深深地喜爱着这个城市，他写道：“所有气候、

物产等方面的优点都被大自然毫不吝惜地过多地赐予了南京。”他又评论道：“朝廷从南京到北京的迁移（到这时已经超过了—个世纪）仍然为南京人所耿耿于怀。”马戛尔尼对做生意很感兴趣，他也提到了南京的经济贸易。他注意到那些本部在广东的、被官府赋予同外商做生意的权利的商行老板在南京之外不做任何生意，因而他说南京是“真正的经济都会”；商行老板把他们的西方货物运到南京，再购置一大批给西方人用的货物，因此，他认为南京商人才是中国市场的真正主人，那是能够提供给我们进行直接贸易许可的商品流通模式，而且是双方都很满意。换句话说，马戛尔尼很明白南京在中国作为战略、制造业、经济中心的地位，南京也因此被用来给南京产的一种本色布命名（名叫nankeen），英国商人很喜欢做这种布的生意。

在现代西方人眼中，南京大概也因1842年那份不光彩的《南京条约》而闻名。这个条约标志着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的结束和国外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被强加给中国时期的开端。除了其他的条款以外，它要求中国除了广东的沿海城市外必须再开放四个港口（上海、福州、厦门和宁波）供外商进行贸易活动和不受干扰的居住。后来的条约规定要开放更多的港口，并且要求提供最惠国待遇。南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于1860年正式对外开放，虽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南京持续抵抗外国人的定居直到19世纪末。

对西方人来说这时有一个事件，那就是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一场灾难性的流行性痢疾降临到英国舰队，其中有英国和印度士兵、水手，16人死于野火般蔓延的天花、霍乱。而且，为了使更多的士兵失去战斗力，成船的染病妇女被遣送到停泊在南京附近的英国舰队上，这被认为是一个胜利。有人会说，那是当传统武器失效之后击退装备先进的帝国主义的最后尝试。条约签订之后，传染性感导致使大批陆军和水军士兵死亡，后来的洪水又导致了疟疾的爆发。很

多人死掉了，在从加尔各答派遣来的一个团里，900人中只有300人回返，而且他们没有一个人上过战场。后来在1895年，看起来像是蚊子，被战船上的电力探照灯吸引过去，蚊子是如此的多以至于那艘船被迫放弃了在下关停泊的计划。

所以对于西方人来说，《南京条约》看起来是一个巨大胜利，但是从个人来讲，从西方人对南京的印象而言，它有着特殊的影响。正是从那以后南京的不卫生成为19世纪西方人眼中邪恶的象征，尽管南京的气候一度为西方人所推崇，南京也赢得了河中升起的雾气可以导致皮肤病、发烧、斑疹、伤寒的“荣耀”。

19世纪中叶，南京因为被太平天国占领11年而再次进入国际视野。条约规定口岸中的西方人被已经得到广泛支持的天主教军队所激发，他们想知道是否要支持太平军。当然，许多人被太平军吸引多是出于冒险和利益的驱使，而不是出于宗教的原因。在太平军叛乱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欧洲和美国企业家争相从上海航行到南京出售武器给太平军，尽管有清朝和国外政府的大力阻止。不久以后，清王朝和太平军一样在国外船只和军火库里购买最先进的武器。例如，在南京太平军领袖王府里有“两尊漂亮的能发射12磅子弹的铜制大炮，上标‘Massachusetts 1855’，下面是美国橡木炮架”。这段时期太平军和清政府都得益于西方的人力和武器。一些逃兵和雇佣兵加入了太平军，然而清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所用的最为人所知的军队是名为“常胜军”的雇佣军，包括在不同国家长官和司令领导下的几千名中国战士。这个军队在清政府收复南京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部分原因是它的军队是如此的善战。

从太平天国的占领中解放出来对南京来讲应该是一种解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必要的是一种彻底的解放，但是对南京来讲，随之而来的是外国人开始对定居在这座城市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虽然南京

1860年以后已经被正式开放给外国人做生意和居住，但是南京直到19世纪末为止从未停止对外国人大规模定居南京的抵抗，在争取妥协的过程中提前引发了一场战争，类似于英国在争取把上海作为势力范围时的战争。一位国外定居者说道，这个城市是如此的美丽以至于欧洲人可能会为之发动战争。在1900年混战之后（清政府在此发挥了核心作用，当时清军军事领导者在南方保持绝对中立），有人期望南京再次成为国家首都，虽然未获通过。

今天我想提到的最后一件事是臭名昭著的发生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在某种程度上给这场可怕的战争定下了令人恐惧的基调。在那年的11月份的后期，日军占领上海之后，苏州未经任何抵抗就被放弃，南京也基本上是不加防御地敞开在日军面前。恐怖终于降临，到12月初随着日军的三面包围，南京已经处于随时都可能被占领的状态，中国将领被迫进行环形防御，但是很快就被突破了。到12月13号，数万中国军人被围捕。对被捕军人的处决（很多被活埋）成为这次声名狼藉的军事占领的开始，现在这次大屠杀被认为是二战中的主要暴行之一。

那个时候，这场战争仍然只是在中日之间进行，而未像后来那样波及整个世界，所以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外国人有些时候还能够采取行动阻止一周之内杀害数十万的中国居民。天主教堂、领事区、领事馆好像是日军唯一怀有敬意的地方（但是即使是这些地方后来的状况也急转直下）。因此，很自然的，灾民们纷纷拥入寻求庇护。当时，许多人的名字成为西方私人援助的代称而流芳百世，比如令人崇敬的约翰·拉贝先生，他是当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德国领导人，在那场侵略灾难中，他在他的住处庇护了650个中国人；还有魏特琳女士，一个传教士兼教师，她尽她的最大努力保护中国的妇女和儿童，后来回到美国后，她因为难以忍受她曾经目睹的恐怖而自杀。今天的这个

时刻，除了南京的自然和建筑魅力之外，对西方人而言，这段历史是他们同南京的最重要的联系。

西方人对南京的印象就这样像钟摆一样摇来摆去，从早期对南京的艳羡，到对它环境卫生状况的厌恶，到强烈地希望占有它，再到对南京人遭受大屠杀的怜悯与悲痛。然而，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从16世纪末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早期接触一直持续到今天，南京从未远离关心它的西方人的视野。